

牛联石基点群众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经过

(1955.6.)

中共龙巖县委会印

牛眠石基点群众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经过

(一九二九——一九四九) 根据小池廖金凤、吴昌海口述整理

一九二七年郭滴人、陈茂中、吴春枚、邓子恢等同志，到本村做秘密工作，发展了本村贫雇农吴文贵、吴天德、吴全山、吴绵寿、吴加顺、吴松发、吴学光、吴火发、吴昌海、廖金凤、吴椿荣、吴竹兴、吴隆发、吴水发、吴秀凤等十六人入党。党组织由陈茂中等同志负责，经常与群众谈共产主义，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觉悟。

一九二九年四月，我们就做好了暴动的准备工作。红旗、手圈、大刀、标枪等东西也准备好了。四月十三晚东肖区来了十余人配合暴动，十四日早上，全村暴动队伍四、五十人由郭滴人等同志率领，第一次拿起红旗，由牛眠石出发到坑园村打土豪，当日就打死了本身土豪吴文福、坑园土豪廖少芝，并没收他的财产和烧毁契纸字约等。十五日第一次配合白土、西陈、大小池等各路暴动队伍攻打龙巖城，次日红四军由大池转攻上杭城。我們村里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吴千山担任主席并成立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十九日，古蛟赤卫队攻打龙巖城，我們村的赤卫队也出动配合，因兵力少，未攻入。廿一日又配合白土赤卫队攻城。我們由西門的莖菜園攻入，旗兵吳火发同志牺牲。攻入城后又馬上撤退经过白土回原籍打土豪分田地。

五月十三日，红四军由大池来本区，并由本区分二路攻县城，一路由公路直下，一路由铜钵去，結果消灭了陈国輝匪仔邓，并打死了他的头目

吳虎和姓陳的軍需解放了龍巖縣城並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後成立蘇維埃

七月廿三日軍閥楊逢年由適中來攻龍巖，我們縣蘇人員撤到小池，住在我們村里，不久匪軍退後又回縣城。十月劉和鼎匪部又來巖，並在十一月初到小池，我縣蘇人員赤衛隊少先隊等與匪軍展開游擊戰。我村遭受了匪軍嚴重的摧殘，計損失房子三座（十四間）被搶去谷子三千多斤，殺燒四千多斤群眾家物私件損失無數匪軍洗劫後退回龍門一帶。

到十二月軍閥混戰自己撤走，龍巖城恢復了。到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間張貞軍閥進攻，十二月龍巖城又失守。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張貞匪部教導團又來進攻小池，我縣蘇人員退到本村，匪軍又由民團帶路，到本村進行所謂剿山，群眾的糧食雞鴨不論埋藏的或未埋藏的都被「剿」去了，衣服家私也被「剿」光十八日，我紅軍來小池卓然村和匪軍戰鬥，打了二小時之久，但因我們兵力少，受了損失吳浩順、吳火旺、吳仁海等三同志在戰鬥中犧牲。廿七日匪軍退至考塘，這時我們內部進行肅反工作（即肅社黨），革命群眾吳祥發、吳天德、吳仁陸、吳文桂、吳松發等被殺，當時大家思想很緊張，敵人紛紛乘機向革命根據地進攻。六月廿日國民黨在本區強迫群眾出錢買槍給民團。七月十三日小池匪軍來進攻，大肆摧殘，損失很嚴重，被燒毀房屋十一間，被牽去耕牛十三只、豬七只、衣服家私物件無數。

由於我們警惕性高，利用有利的地形經常放哨了望，敵人來群眾就跑，因此未受殺害，但反动派說：「共產黨起腳在牛眠石」對我們

革命基点村，非常仇視，時常來埋伏。一次鄉蘇調濟局主任吳容光同志回家背糧時就是因為過於麻痹，被民團埋伏抓去殺害了。

自從蘇區失守後，本村經常受民團的摧殘，三更半夜來我村搶吃搶物。群眾生活日夜不安，大家都日夜盼望蘇區恢復。當時來我村經常工作的有吳潮蓁、吳作球、吳裕昌、吳金福等同志。他們經常教育我們說：「要坚持，要團結一致秘密地接濟到恢復」。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五，紅軍五軍團又來恢復龍巖，並一直打到了漳州、閩西全境都紅了。群眾真是歡天喜地，安居樂業，但在十月間，十九路軍來進攻龍巖。鄉蘇主席吳水發同志被殺害。這時蘇區退長汀一帶，廖錦鳳、吳良保、吳良傑、吳加順、吳泉德、吳仁金、吳瑞興、吳連鳳、吳綿壽、吳隆發等干部和青壯年隨隊伍撤退到赤色腹地長汀去。吳錦壽、吳浩深、吳全金、吳林桂、吳瑞發等五人參加部隊（以後都壯烈犧牲了），本村又淪於敵人的黑暗統治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我蘇區工作同志鄧海泉、鄧榮福等二人回來秘密工作。他二人首先到吳炳發厝和吳椿榮、吳炳發、吳昌海三人傳達任務：鄧同志說：「我們在敵人後方工作要深入群眾進行宣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革命鬥爭，更要群眾共守秘密，協助接濟糧食」，次日，吳炳發、吳昌海、吳椿榮三人往炭林坑，安置搭寮，鄧同志找不到。在以前埋存的白銀（被別人拿去了），經費很困難。當時正好割禾，我們本來要外出割禾去找副業，為了工作，吳炳發、吳椿

榮、吳昌海三人留下不去，並且把吳昌海吳炳發的兩付棺木板和其他木板運到縣城賣了做經費。以後吳潮芳等同志也回來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廖錦鳳、吳泉浩、吳夏保、吳加順等四人回來，一面生產，一面共同負責工作支持糧食。敵人也經常來破壞。一九三五年開始游擊戰爭，吳潮芳、吳作球、吳裕昌等同志在本村秘密領導我們壯丁隊，組織為秘密游擊小組，協助游擊隊放哨，帶路、打土豪籌款等，本村吳夏輝、吳承昌、吳廷照、吳村桂等參加了正式的游擊隊，甚至吳昌海外甥貧農陳佳潮、由汪洋來做客也參加了。在這個時期中我們學會了秘密工作的許多方法，如我們叫游擊隊同志則用一雷仔（即土話銅片），接頭群眾也有別號，如當時廖錦鳳叫六姑嫂、吳昌海叫冬瓜奴，這樣可以防止叛徒出賣和意外的事故。

一九三六年十月，本村的工作被敵人發覺。初十日，吳全陸、吳金柏、廖金鳳三人被聯保主任抓去，敵人估計廖錦鳳幫助紅軍煮飯送米菜，吳金柏、吳全陸二人是參加分糧殺豬。當晚即被嚴刑吊打，吳全陸、吳金柏受刑不過，招出了槍枝和參加的人等，廖錦鳳在樓下聽見了，想这下不得了，得想辦法，但是敵人又馬上來綁廖錦鳳並把她反背壓起來，打一陣問一次，共被打了三陣，問了三次，第一次問：「你老實有沒有給紅軍做飯？」答：「我沒有」，又問：「紅軍在你那里住多長時間？」答：「不知道」，第二次問：「你沒有丈夫吃什么，是否紅軍照顧你？」答：「我是刻苦耐勞去做來吃的」，第三次打后

又問：「你說沒有給紅軍煮飯，那麼『刻苦耐勞』這個紅軍話你那裏學來的？」但廖錦鳳堅持不說，敵人無法終於放下來了。次早吳金柏妻妻子玉兰來送飯，剛好看管的人在門口，廖金鳳拼命爬到犯人房間的門口，輕輕地通知她說：「關於槍的地方和參加工作的人他二人都已招了，如果國民黨去搜出來就無命了，你趕快回去要他們把槍拿掉，有名字的人跑掉」，當敵人派兵去搜尋時，我們早已辦理結束了。敵人搜不到槍，而又抓不到人，回來後又審問吳全陸和吳金柏二人，這時他們二人又好反供了，他們說：「你們吊打，我受刑不過，屈打成招」敵人一無証據，二無材料，二個月後由全村群眾具切結字保出來了。這三人保出來後情況就緩和下來，壯丁也大胆地回來生產了。

但是敵人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限我們二日內移民到洋底，並不準備留糧食在家裏，只有廖錦鳳有谷四十餘桶，群眾糧食因貯放地方很秘密，又靠近山地，才留下接濟游擊隊。移民後夜間要在洋底住，日間回村生產時，又要每日打路票，同時還有限三不准的規定，（即限帶一餐飯，不准帶米，不准起火煮東西吃，不准住宿），廖錦鳳等放出來後還不准回村生產。移民後我們革命群眾最要注意的有二項事情。一項是紅軍來後穿膠鞋的足跡怕被敵人發覺，因此紅軍來後要去用耘田耙去，消滅足跡；第二是怕調查戶口。當時吳其輝、吳興泉、吳承義、吳廷照、吳村桂等五同志因參加游擊隊不在家恐露馬脚，我們發動全村保甲長群眾給他們切結，說是去新墟水潮挑担營生，瞞

在了他們，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吳廷照、吳村桂二人請假回來後，敵人還不知道。一九三八年二月間游擊隊編成新四軍二支隊北上抗日了，我們群眾就要求回家春耕，敵人雖然不准，但是群眾慢慢溜回去，他們也无可奈何。

敵人推行保甲制度時，我們推選吳村榮擔任保長，他就將開保長會的內容同我地下工作同志匯報，並且由他出面代訂報紙給游擊隊，我們為了使敵人相信他，吳潮芳等同志故意在抓到洋底土豪邁二苟和保丰的弟弟的時候，半路上向同志說：「牛眠石村榮當保長最反動，我們別從那邊經過，給他看見了會去報告」，又說：「將來找個機會把他抓來」這二個壞蛋交了錢放回來後馬上報告聯保主任，而聯保主任就更相信村榮並通知村榮留心自己。我們代游擊隊买东西時，如游擊隊人多，需要多，我們就由全村群眾分開來，每人買一點，這樣即買的多又不會被發覺。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吳潮芳、吳作球、吳裕昌、丘金生等同志到梁炳發厝召集了吳昌海、吳村榮、吳良保等同志討論，準備消滅駐小池的第三師匪部和鄉警，也可以教訓教訓其他的偽軍使他們不敢再猖狂的聽到那裏有紅軍就追，看到就打。廿四晚第一支隊調來本村並在隘亭排仔埋伏。廿五日由保長吳水源去鄉公所報告說：「本日早我看到有紅軍十餘人，經本村到山苟凹一帶去，其他無看到，」將鄉公所馬上調十三師一連人和鄉警計百餘人出發，十點左右就到隘亭

排进入我們埋伏圈內，只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消灭他們。敌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过来，一连兵只有一个兵逃回去，缴到步枪百余枝，自动枪一枝，机关枪一支，而我們却毫无伤亡。群众非常快活，他們說：「这下这些烏龟吃到生米了」（吃生米的意思是吃大亏）。

敌人遭到惨敗后，非常憤怒，乡长吳杰元在廿五日下午即派人来通知吳水源到乡公所。当晚吳潮芳等同志又来商量討論对策，潮芳同志說：「水源做人較单纯，当保长又不久，敌人不很相信，如果单去恐怕失事，椿荣是老保长，乡长又較相信，二个人一起去較安全」，次日乡长威胁吳水源說：「你报告不实，損失很多，該关起来」，椿荣同志說：「当时，我看到的只有十多人，其他就沒有看到」。「你又叫我报告，損失了又說我害」，「我做保长的困难多」，旁听的都忙說情，敌人也沒办法，只好放他回来。

此后敌人就經常派人来調查消息，伪十三师也派二个便衣队来坐守偵察。乡公所也派十余个乡警来偵察調查，群众保密得很好，敌人得不到消息。而我們和游击商量，为了全村生命安全也不杀这些人，並且还注意不被他們发觉，同时我們还改变了接头方法，我們規定凡有敌人来村里住，我們就在来路上放草巴做記号，我游击队看到了就不来，米菜物资則放在草巴的上側附近給他們，如果敌人来抄山，我們就化裝看牛、割草的去，寨里报信。

一九四三年十月我游击队在何家坡被发现，小池反动派陈学銘勾

結偽政府又強迫本村群眾移民到洋底，在移民期間，我們大家的生產被破壞，連肥料也積不成，牛也沒有草吃。十二月大家又偷偷地回去過年，回去后又繼續支持紅軍。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叛徒吳落皮（現勞改）向敵人投誠，二十日下午吳落皮就帶了鄉警陳紅記等四、五人到吳炳發厝抓炳發同志，當時全村都很惊慌，幸得吳落皮只得吳炳發同志一人，其他接头處未受摧殘，吳炳發同志知道有叛徒作証，有死無生，便向鄰居說：「我有死無生，只一個孩子請你們幫助照顧些，其餘你們放心吧，我不會向敵人招口供的」。廿二日偽軍又將炳發同志綁到村里來借口搜槍，將全樓的谷倉打開，將衣服等物件全搜去，魏昌海同志家人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外，全部被搜去了，炳發同志被嚴刑吊打，被捕半個月後犧牲于大東坑。

廿五日偽鄉警又來叫椿榮去鄉公所，但事前有群眾來報告，敵人陰謀不能實現，便又派了偽鄉警一連五六晚來山上埋伏，但也抓不到。吳椿榮同志則跑到漳平新墟朋友陳松興店裡了（陳在漳開店汪洋人）吳椿榮走后，接头處並沒有減少，相反的吳秋旺、吳廷照、吳佳照等又參加接头工作，和老接头處一起支持到解放。

這些時間內敵人到處抓壯丁，他到我村抓不到時，就說我們村的壯丁去當紅軍，迫得我村壯丁進退兩難，敵人時刻都在想怎樣處處佔我們的空子，想殺絕我們。如一九三六年吳良保在華安親戚廖水南處

做店員，乡长来村里查戶口时，被騙出通訊处，就密告华安县說：「良保不是去做店員，而是去做地下工作」，致使良保被捕入獄，廖錦凤花尽錢財到年底才放出来。

我們全村百余人，从十八年到解放一直支持革命，团結一致，保証秘密的原因很多：首先，我紅軍經常教育大家要团結一致，对付敌人。其次，紅軍很关心我們的生命财产，有事好商量，能設身处地的为群众打算，如有一次有二个于炉人来我村做森料，紅軍被发觉，我們和紅軍商量，紅軍撤走，我們則打枪报信，結果合情合理的瞞住了这二个外人，也瞞住了敌人，全村得到安全。第三，本村群众利益和希望都寄在紅軍身上，反动統治时大村吃小村，如果我們不团結則更受欺侮了。第四，我們警惕性很高，同时注意地处理了屡教不改，政治落后走漏秘密危害革命的分子名叫烏扶仔，他发现游击队后，即故意大呼大叫，多次劝告无效。为了全村安全，我們万不得已的把他鎮压了，这样，保証全村的思想統一，也警告了一些动摇分子。